H. H. MU CHINESE LIBRARY

序文略

文章散于天地濬于性靈天地則燦然者是已性靈則淵然惺然是已雖胞孕無垠總人收攝自强自締創獲爭奇

要以規矩方圓雖朱不廢未
擬議而矜變化是羲畫禹疇
衆庶之能事也誣矣
劉大夫所為刻文略也
大夫之言曰作者代興雲蒸霞

條置之無可置收之不勝收也
昔刻也謂麗水之碎金則可謂
玄圃之全璧則不可吾取其近
舉業課子弟者而已而不見書
雲于山盎水于海者乎縷如涓

如豈遂極縹緲之致倘洪洞之
觀所以縷如滑如者何物也且
文之變安可勝析也百家勿論
綜六籍則詩書異教詮四始即
風雅殊音以及夫寔理數兼微

神摹相謂一班非豹寸臠非鼎
豈通論也古有以書名世者矣
或以鼓吹或以江聲或以舞劍器
或以蛇鬭而筆意頓覺精進夫
鼓吹江聲劍器蛇鬭果何關乎

書法哉存乎象乎點畫者書之陋也傳著乎唇吻者文之拙也

大夫治延陵且三年為化並修譽髦斯士而又出帳中秘以嘉

惠後學意良厚
大夫君哲嗣元方季方英英競
爽于是延陵人士爭色相告
曰
大夫所以課子弟者效矣吾儕

其共珍之毋負

延陵廉讓間居士吳宗達

書

刻文畧序

今世操觚之家恥效時趨
進而擬古蓋七畧二酉璧
藏塚瘞岣嶁宛委黄衣白
僕及未央駁娑井幹之瓦

靡弗驅入筆端觀者厭薄
空踈輒驚其廣肆號爲博
古云
汝南劉公之守常也加意
文教每課諸生指點時藝

詳若塾師業梓其說懸之國門矣一日出古文一帙示余曰此文畧也往用以課兒者令授之梓余曰文固可畧乎學者識不破千

古則心苗不開口不道千古則舌本無液手不披千古則指腕不靈文固可畧乎夫子之博以文也何以稱焉公曰不然鴻濛之初

文字何有一畫祕洩先天
六書政代結繩畧莫畧於
此者嗣是以降文明日啟
百家代興齊盟迭主甲乙
爭鳴令學者馳逐其間疲

于奔命依門傍戸捕影尋
聲終其身貿貿然一無所
自得正如瞶者視聾者聽
騃者喜怒一因之人而叩
之自心茫無所涉反不若

妄視誤聽輕喜怒者之情
猶爲自用也又何怪有激
者欲瀍李斯取付祖龍之
熖乎由此言之文與其詳
也寧畧余曰若是文糟粕

也填塞胸臆令人不能出
性靈蘧廬不可再宿芻狗
不可再陳一切屏之獨留
清虛再證鴻濛此亦人心
一剝復乎公笑曰文安可

褻衣狐取腋食雞取跖惟
其精爾余所厭者拾餘唾
以供呴飽生物而不化如
偷兒之攫金譬釋子之補
衲甚者義未洞了語已涉

獵此何異見槖駝而訝傳馬背腫乎號此爲文是則古爲今累今爲古誤也今茲之選主于出陳易新凡爲人剽掠襲爲濫套者雖

工不入被掠而尚未濫者入人之言曰衆所共棄有大美衆所共賞有大非夫亦令小子輩觀之讀則耳目易爵則腸胃易一經洗

滌庶幾能出自家機軸云爾余謝曰善哉公之誘人也意在易其耳目腸胃自出性靈乎畧如是足矣誠得畧之意而自出性靈即

畧已多矣而何必博
時
萬曆戊午歲四月既望
賜同進士出身直隸常州
府推官鄞人何薦可識

刻文略小引

蓋余不佞質旣駑下又先清白大夫并書亦不之積也故欬欬寡陋于古人之文茲無所窺畔岸卽習鉛槧時所剪采吸潤稍緣飾爲羔鴈者固芻狗棄之矣兒子輩卽欲讀其父書不可入毘陵二年餘自公稍暇頗欲爲作計未遑也一日錫山冏伯施公以所鐫崇正文選見貺則自左

國迄于宋凡三百篇而余悅之盖諸體既備而繁略去取具適于中居然後學指南哉而余竊以爲之刻也以爲略不繁也以爲繁不略矣古人之文卽古人之神是得其人之神文不必備也得其文之神篇不必備也會其一而文之全神在會其文之神而人之全神在卽上下數千百年忠臣孝子之用心與夫脩士詞人之雅抱在吾

目中矣神遇也進乎技矣獨區區飾羔鴈以取世資云乎哉故更妄爲刪定得百十八篇大都稍寬于秦漢與眉山他名家徒取備體而左氏書亦復徑約爾爾蓋余世童而習之可以不備言吾私也夫略則畧矣輒推而公諸毘陵士豈以爲當乃私心爲諸士作便計而不碍遠神惟士所遇以會其全擬議焉以成其變化其亦不無所

補否乃毘陵士得毋謂余不佞其有管之見也夫則任之矣

萬曆四十六年孟夏郡守汝南劉廣生書

文略目錄卷上

石碏諫寵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臧哀伯諫納郜鼎
富辰諫以狄伐鄭
智罃對楚子
呂相絶秦
師曠論衛人出君
晏子論梁丘據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公諫監謗
周襄王不許請隧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魏獻子辭梗陽人
伍舉論章華之臺
單穆公諫鑄錢
趙良說商君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范雎獻書秦王
蔡澤說應侯辭位
李斯上秦王書
馮煖客孟嘗君
魯仲連遺燕將書
屈原卜居
對漁父辭
宋玉對楚王問
莊辛論幸臣亡國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
魯仲連義不帝秦
魯君論酒色味亡國
信陵君說魏王
韓非說難
樂毅報燕王書
賈山至言
賈誼過秦論
治安策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事
董仲舒天人策一
策二
策三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難蜀父老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枚乘上諫吳王書
魏相諫擊匈奴書

司馬遷報任安書
禮書
伯夷傳
屈原傳
儒林傳敘
游俠傳敘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非有先生論

已上共五十二篇

文略卷上

明汝南劉廣生載甫選
郢中何薦可替否校

石碏諫寵州吁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臧僖伯諫觀魚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

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

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

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富辰諫以狄伐鄭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

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

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智罃對楚子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
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
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
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
歸之

呂相絕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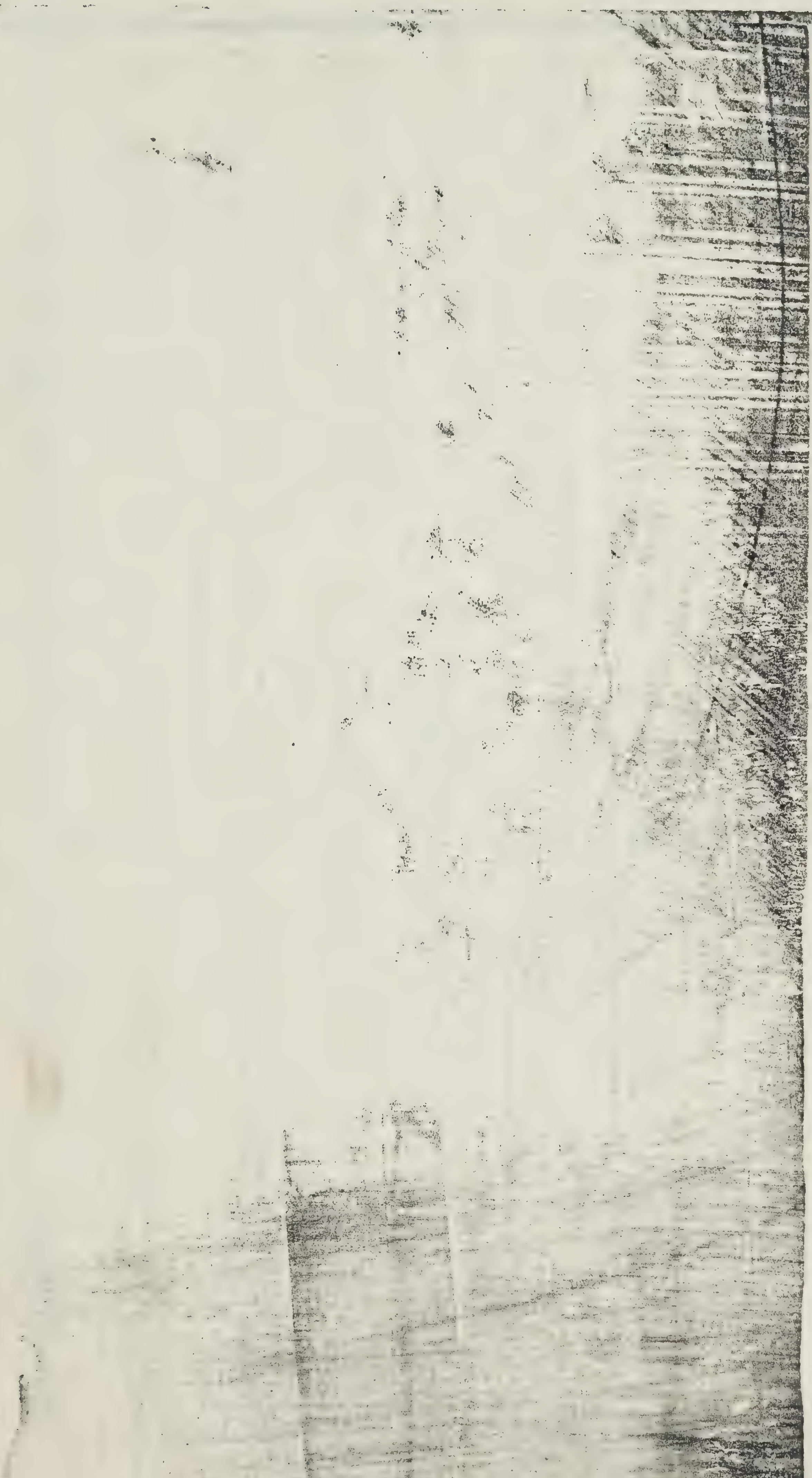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
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
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
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
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
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
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若來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
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
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
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
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
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
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

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師曠論衛人出君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

友庶人工商皁隷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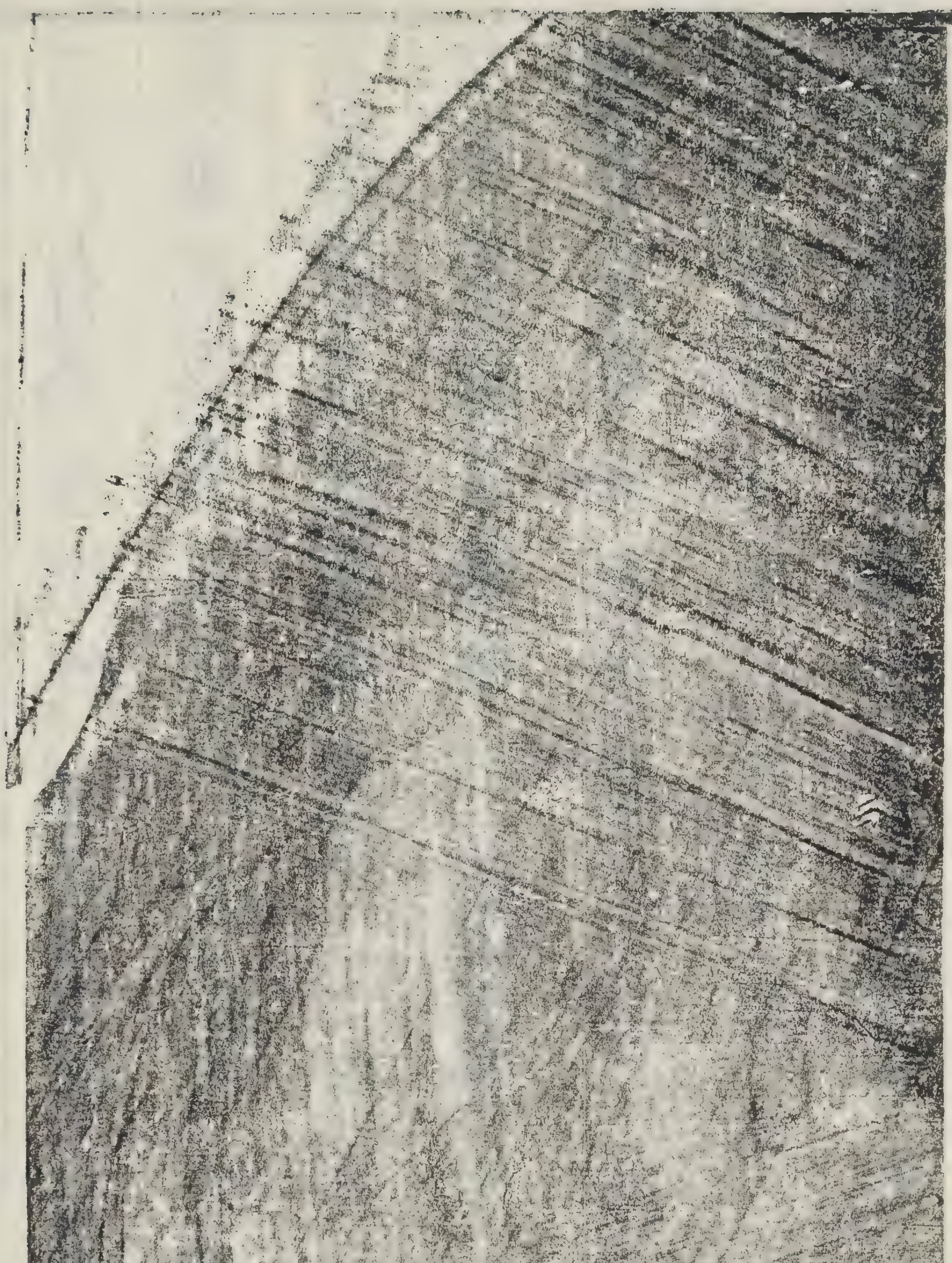
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三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祭公謀父諫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

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矦服矦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矦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

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敎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周襄王不許請隧

晉文公旣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

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鎭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

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魏獻子辭梗陽人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食之既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

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材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

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擧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

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

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單穆公諫鑄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捄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

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

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
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
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
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

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敎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

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内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

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此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其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損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